

浪费生命指南

原创 冷罐儿 冷罐罐

2021-12-15

10:17

只是看上去无所事事罢了。在这个“天呐！怎么过得这么快呀”的周末，我的桌上摆了两件正事儿。第一件事儿是写一篇《极乐生活指南》，妄想给新公众号涨涨粉；第二件事儿是应付已经挂了一次的计量考试。

一准备写文章，我就立马想起挂科的沮丧，因为补考费很贵，所以沮丧和疫情差不多，一波一波；一开始看计量公式就感觉我明明已经上班儿本应是个大人了还要在周六学这些考完试就会忘的公式，我应该做点大人该做的事儿。

我这样在两件不可能开始的正事儿中反复磨蹭，感觉这一天不是 24 小时而是 86400 秒，每一秒都像我那件松松垮垮的旧睡衣一样瘫软。

我太想做点正事儿了，我必须为自己做点正事儿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仿佛下一秒就要开始做正事儿，这令我骄傲，狂剥了两只橙子奖励自己，然后用抽纸擦去地板上的橙子汁。地板角落的絮状物多到让我觉得要先把正事儿放一放先拖地，拖到一半的时候毫无预兆地后悔起来——我应该先把书桌擦干净。

我的书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灰尘？我怀疑我不在家的每一秒都在地震。

清理书桌比我想象地更复杂，简直像件正事儿。有那么多只读了开头的书被放在桌子上，只是因为周中的我以为周末的我会读，但现在的我又想把读书这件正事儿交给下一周不忙的我。当我把它们都扔到床上的时候，我意识到，床单两周没洗。

此时窗外的阳光正恪尽职守地捶打在我脸上，我要么立马晒点儿什么，要么面对飘窗、满怀歉疚。

洗衣机为我打工的间隙，我倒在床上审视哪里的灰尘配不上我身下这张平整的床单，而这张平整的床单正配得上我马上就要做的正事儿。但我累了，我太辛苦了，我值得用一些蓬松的奶头乐让自己好好休息休息。我先是刷了半小时抖音，刷到毫无兴致后，开始玩儿王者荣耀。

做正事儿的想法在峡谷戛然而止。

程咬金是我唯一一个会玩儿的英雄，因为从来不会空大。并且，我发现自己从未五连败，连输四把之后，下一把一定会赢。

玩儿王者荣耀就是周末即将又一次无可挽回地在一片枯燥无味的朦胧中快速流失的先兆。我刚输了一把，洗衣机滴滴滴

响起来，晾衣服时我没有注意到窗外的阳光正在逐渐稀薄下去，我只想下局能一条命活到4级，快点儿！

我一生总会反复踏入完全相同的陷阱，这周就像上周，上周就像上上周。这个世界上有七十多亿人，但我一直坚信有些事情是除了我谁都没法完成的，现在我意识到玩王者荣耀就是这种事儿——玩王者荣耀的时候谁都没有我傻*，在一次次昏头涨脑地送人头中把自己搞到筋疲力尽，顺利地把焦虑留在此刻，把做正事儿的苦交给了未来的自己。

暮色四合时，我开始怀念工作日——上班儿意味着我除了上班儿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意味着我无需承受在两件正事儿中选一个的折磨。更难得的是，上班儿让王者荣耀变得非常有趣。

从这个角度来说，上班儿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凸显其他所有事儿更有意思。

只有在上班儿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所谓的梦想。“周末我要写一篇文章”，正是这种充满诱惑的未来，让工作日虽然漫长但可以忍受。我得承认，的确有那么几个时刻上班儿不可忍受，但在站在此时回看，那些不可忍受的时刻也毕竟已经变成已经忍受的往昔，这正说明没有什么时刻是真正不可忍受的。班儿上的每一秒都是离自由更近一秒，走得格外安详。

难以应付的反而是周末，自由得太肆无忌惮了，真不知该做什么才好！无论做什么，每度过一秒都离上班儿更近了一秒，因此也就浪费了这一秒。

更懊恼的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那些我在上班儿时声称的梦想其实根本不想做。上班儿只是一个借口。人们爱着借口，借口专门用来阻止自己去做那些声称想做但其实根本不想做的事儿，生小孩了、失恋了、工作太忙了……而现实只是，我不想写公众号，也不想学经济学，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一个是刷抖音，另一个是打王者荣耀。

不能再打王者荣耀了，我这辈子就不该在这垃圾游戏上浪费一秒。

微商送我的鼠标垫每天都在提醒我“对未来最大的慷慨，就是把一切奉献给现在”。我奉献现在的方式是下楼溜达溜达，我期待这能让我心情舒畅，心情舒畅的人一般都会更健康。整个地球都在强调健康的重要性，看来健康就是对未来最大的慷慨，虽然这只不过意味着有更多时间等着我去浪费。

望京的荒凉程度是北京的两倍还多，快赶上深圳了，即使散步也无处可去。出门不到十分钟我就腻了。我发现自己很难控制这种变幻莫测的心情——在房间里时我想着人就应该出去走走，真正出门之后，大多数时间却用来怀念舒适的卧室。

在电梯里，我听过中介推销：“咱们这小区最贵的一套卖了八百六十万，就这单元，XX02...”

XX02正是我住的房间。

素昧平生的房东买了很贵很贵的房子，又很便宜地租给了我。这房看似属于他，其实更像属于我，或者，这房看似属于我，其实属于他。

此刻我想念它，想念它朝南大飘窗上的小木桌残留的下午阳光的余温。我理应倚着玻璃、倚着玻璃背后的整个北京干点儿正事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步行街上，穿行在云海肴、眉州东坡和巴依老爷之间，在料理包和吃料理

包的人群中路过。

路过，和料理包，是我对北京的基本感受。

来到北京，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离开。在北京住得越久，仅仅意味着这场路过越缓慢。

为了让这种路过的感觉隐藏在安定的生活表象之下，我搬进这个房间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改造——买了二手冰箱、木质长桌、打上衣架和书架，最重要的，是在墙上粘了一大块儿克莱因蓝软木板。

在电影里，软木板不光象征着安定，还象征着灵感。我生平中无数次幻想自己能像一位真正的创作者那样，木制书架上堆满因翻阅了无数遍而翻毛边的书，在软木板上粘上纸条，把电影票、火车票、展览门票存根和未来的出行计划罗列在上面，打造一座金碧辉煌的记忆宫殿，我幻想自己每天西装笔挺地站在软木板面前，Bgm结束时，喊出“I Got It！”

"I GOT IT! "

但这块软木板至今仍然空白，它的存在不过是在不断提醒我，自搬到这里以来我根本没有任何灵感。我每天看着它，没有新奇的火花，只会感到一种小火慢炖的失望。我常说北京味道就是料理包味道，当然也包括酒精块的小火慢炖。

我该如何生活？在这样无所事事的周末，面对这样一无所有的软木板，谁能抵挡住反思人生的诱惑？

在《万尼亚舅舅》中，所有角色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对浪费生命的深深绝望，他们明白，每活一天，就会浪费一天，因此痛苦一天。

那么人应该怎样寻求希望呢？契诃夫的答案是，继续浪费，更坦然地浪费下去。

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封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终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

《万尼亚舅舅》

我常和朋友说起想去上海、或者成都，总之真的离开北京。但其实、我深知，不管上海还是成都，都和我那些所谓的梦想一样，只有当身在北京时才显得分外可爱。我能想象，当我在安逸生活里稳定下来，会立刻开始怀念首都特有的没有归属感的生活。

我意识到不可能，我不可能过永恒的安宁祥和的生活。

我只有在一个下一秒就可能离开的城市才能一直住下去，也总会一直满怀干点儿正事儿的期待打开王者荣耀；我只有在已经浪费大把时间的懊恼中才能开始写这篇文章，然后因为没有在周末按时完成而加倍懊恼，懊恼太沉重以至于开始打下一把王者荣耀。

我本来想写一篇《极乐生活指南》，最后却发现自己只能写出一篇《浪费生命指南》，因为我意识到不可能，我不可能不浪费生命。

我意识到我不用非得、也无法触及、更不必追求极乐生活。或者换句话说，浪费就是极乐。只不过这种极乐生活是一式两份：一份当然是周末式的泛滥自由，另一份则是由自由引发的刻骨焦虑。我在自由和焦虑中左顾右盼，直到承认焦虑就是自由。

没有什么选择能一劳永逸，自由无法在某个瞬间完成，它只能在日复一日与自我厌恶的对抗中日复一日地实现。

这对抗就是爱，而爱意味着照单全收，爱着自由同时也爱着焦虑——在自由与焦虑相互支撑的简陋之桥上颤巍巍行走，在介乎丰盛与无聊的日常中追逐诗意，虽然输多赢少，但毕竟有输有赢。

